

原典追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及其超越性启示

殷学明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源构于碎片化的“现代生活”景观中的马克思现代性问题是一个确定与非确定的历史诗性存在,马克思对人类所经历的新的事态景观给予深刻的征候诊断,发现“资本运作”是人与物、人与人全面异化的潜在隐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在处理人与物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给我们很多源性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资本运作;物性

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074-04

马克思认为每一社会都有其特殊的运作方式和景观,古代社会的景观是“从事定居耕作”而“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的“田园诗”式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1]109-110}。“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2]16-17}人类从“定居”走向“游牧”,从而阻截了时间连续性的流动、取消了空间归闭性的诗意,构筑了碎片化偶在性的荒原生活景观。马克思就视阙于这种“现代生活”,并肩住了人类碎片的异化裂痕,由于我们当下的语境事态更凸显了马克思的深度拯救,以致引发了现时一场焦虑而持久的原典追寻——马克思现代性检讨和发掘:马克思是怎样切入到这种“现代生活”景观的征候,从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诊断的?马克思的现代性的批判对我们当下又有何超越性的启示意义呢?

一、马克思现代性的基本认定及定性

在“马克思现代性”讨论中,出现了“裂片化”、“戏剧性”的解读纷争: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马克思现代性定性、定位上就出现较大分歧。对马克思现代性的定性、价值判定是一个基本的事态,这个“基本的事态”不能含混,“名不正,则言不顺”,不然我们无法将问题深入下去。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

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3]225-226}

我们认为“马克思现代性”问题也是一个“假说”,尽管它有“99.99%的可靠性”也需要“证实”。哥白尼学说的证实是一种“顺向求证”的历史地完成,是显明的;而“马克思现代性”是“逆向求证”反历史的“溯回从之”,是遮蔽的。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但这同时又给马克思一个额外的契机,一个“填空”的机会——在当下新的“视野融合”下追寻马克思哲学中的“美洲新大陆”。面对当下我国现代化语境,这是我们首先需要也应该澄清的一个态度问题——认定“马克思现代性”探寻的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不仅要与“幽灵”对话,还要还他一个当下的血肉之躯。我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确定与非确定的历史性存在;确定性是客观性下历史的框定,非确定性又是历史绵延的必然,我们需要寻求马克思的客观性的确定性,同时需要探寻他的历史性的非确定性,因为非确定性铸就了马克思的丰富性、开放性。下面我们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既“回到马克思”,又要“超越马克思”。我们这里所说的“超越”并非萨特批判的“一切‘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论调,都无非只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中去,重谈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老调”^[4]中的“超越”,而是像詹姆斯在《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仍是理解新的历史内容所不可缺少的,新的历史内容并不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扩充它。”^[5]超越是为了一种“扩充”,是向着未来筹划生活寻求一个“突破口”的努力,鉴于此我们才有勇气说:“我们比马克思更理解马克思。”

* 收稿日期:2007-05-21

作者简介:殷学明(1976-),男,山东曲阜人,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西方文化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比较研究”(02EZW001),项目负责人:朱印海;聊城大学科研基金(Y0502051)资助。

“回到马克思”，给“马克思现代性”的定性就应该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去，“知其人，论其世”；在社会政治语境上，马克思就诞生在十九世纪初（1818年），伴随着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危机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在哲学语境上，笛卡尔开启了认识论的转向，标志着“理性主义时代”的到来，后有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纷争，罗素在论及十九世纪思潮时说“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激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6]马克思就处于奉“理性”为圭臬，但非理性主义又有燎原之势的夹缝之中；在自然科学语境上，马克思正处于信奉科学的时代。

通过上述基本事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断定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语境上应该是启蒙的、解放的；在哲学语境上是断裂的，他的逻辑起点是“反理性”、“反观念”的，而他又用“理性”努力地建构一种“深度”的制度哲学；从自然科学语境上看马克思还是一种二元对立工具科学思维范式；而马克思其人还是进行着“宏大叙事”的工程——纵向思维，确信历史，批判现实，建构未来；构筑整体，寻求同一；注重启蒙，指归解放……那么马克思是否应该定位在“启蒙的现代性”上？

如果将马克思定位到“启蒙的现代性”上，那么我们就将事态简单化了，必将流于皮相。我们应该将问题深度挖掘，究其何以为之本根，这里我们就要有个问题了——“马克思现代性”的定性何以如此复杂？是问题本身的复杂吗？我们认为不是问题本身的复杂，而是我们在切入问题之前就“同床异梦”了——对“启蒙”、“现代性”概念不同理解——自说自话导致问题复杂化，于是肃清、整编“启蒙”和“现代性”的外延是厘清马克思现代性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共识态度后所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整编后我们又如何深度定性马克思的“启蒙现代性”呢？

马克思曾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1]29}所以考察一个人应该把他看作一个“过程”、一个“活动”，将其“本质”在“活动”中再现出来，而不能将其割裂分析。

马克思完成了从“解释”到“改变”世界，从“抽象”到“现实”，从“世界的哲学化”到“哲学的世界化”，从“意识”到“物质”的转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将世界看作“活动”、“过程”从而构筑一种“存在与时间”历史的哲学话语批判，这种哲学观念的转向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现代性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做一种“活动”，马克思以他的哲学家的睿智、政治家的远见透视到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因子是不足为奇的，但为此我们就说马

克思具有“后现代”性，这就是荒唐的事了！马克思说：“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7]，“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8]54}，马克思把世界看成一个对象的世界，而对象世界又是以实践为中介不断历史生成的活动结果，即当下所说的世界是一个显现、澄明和出场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现代性问题定性在一种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活动”过程性的事态上来，马克思现代性问题虽源构于“现代生活”过程之初，但他高屋建瓴地垒铸成当下现代性批判汲取力量的武库。虽一切分析、定义都是对事物的“遮蔽”，但为研究之便如强之分割的话，我们至少也应该将其定性在“启蒙的现代性”上，当然“启蒙”已不是简单的历史性范畴，现代性也不仅仅是“政治计划”，而是绵延时空向未来筹划的“具体”（政治经济学）和“普遍”（哲学意识形态）统一下的“启蒙”。

二、马克思现代性的具体批判及超越

对马克思现代性做了基本的认定，下面我们将“寻声律而定墨”地就马克思现代性具体批判及其超越性问题进行检讨，以深度挖掘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何以产生的隐在机制——资本运作，从而借此佐证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超越性以及给后人以“填空”、“突破”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31}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批判的内涵，“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是批判的广延；商品、货币、资本又是马克思批判的切入点。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之一就是看到资本主义的物化、拜物教的泛滥，从而形成了他的“拜物教”理论。马克思对“拜物教”理论的阐释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并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走势。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47}马克思说：“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9]89}这种拜物教理论意识直接构筑了资本主义的畸形的“行动元”。

第一，人与物二元对待，敌视而紧张：在商品、资本的时代由于人与物的关系被框架在对待的范式之中，人不仅对物无限地殖民掠夺，造成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恶化，同时

也无情地掏空自身的人性,普泛地失落、空虚、荒原化……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8]274-275},造成一切的平面化。这一切直接启迪了卢卡奇“物化理论”、马尔库塞“人的单向度”,等等。

第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马克思说:“表现为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389}“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253}“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8]275}从马克思的“现金交易”商品化的“生产之镜”到鲍德里亚的“符号之镜”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无不显示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奠基和肇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之二——资本的运作,以此构架起宏大而深度的生产理论。“马克思的批评对象,当然不是商品本身,不是商品这个维持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简单的交易客体,他批评的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情况下的神圣化(fetishization),以及商品那到了可以包括生产的基本关系并将其神秘化的扩大化程度。”^[10]拜物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表象征候,而生产理论——资本的运作才是隐忧。资本运作由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W-G-W”转化为“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资本的运作直接导致以下几方面危害:

第一,资本的自行增殖、符号的生产:“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况。”^{[1]28}这种颠倒的资本生产导致了人的本质力量难以佐证,人的劳动和类存在的异化,造成现代性的焦虑。

第二,资本运作的自发性,盲目性,斩断了人类普遍信仰的必然性和深度感,从而导致了人的平面化、碎片化和迷茫感。马克思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2]103}

第三,资本的“雪球”效应,导致殖民扩张和他者的动荡,催发了现代意义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运作不仅使资本霸权、世界市场形成,“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2]而且同时也造成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29-30}。葛兰西研读《资本论》而

构建了“文化霸权”理论,福柯藉此开启了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以及赛义德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深入分析后形成的“东方学”,还有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都说明马克思对后世影响的深远。

第四,资本的再生产枯萎了艺术的光韵,但又催发了艺术生产、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马克思说:“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排版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28-29}马克思这些针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批判成为本雅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性批判的“活化石”。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启示

马克思从对现代社会的拜物、异化的表征诊断而引出资本社会何以是的内在机制,深挖了现代性的无根性的隐忧——资本的运作,马克思最后疗救的方案就是资产阶级要不断革新资本的运作方式和生产关系,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海德格尔说:“路,而非著作”,对马克思现代性的批判,我们不能仅仅潜隐于“著作”意义上学理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当下一种实践“路”的指向和启示。

卢卡奇说:“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6]224},其实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部分的“物化”甚至“异化”的现象,我们应该冲决掉浓重的意识形态分析涂鸦,认定“物化”只是资本运作的普泛性问题,从而正确地分析并解决问题。

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得出资本何以运作为拯救现代社会的的关键,而在运作中又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主体颠倒为客体”——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两方面又基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发展路数和思维范式。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将世界分成现象和本体,人或居于“现象”之中,或居于“本质”之中。柏拉图、黑格尔又将其理念化、观念化,注定了哲思上二元思维模式的形成,表象论的泛滥。何谓“表象”?“表象”首先将事物立为“对象”,“对象”就是“对立之象”,是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样“物性”的亲而就殆尽。其次,“表象”是“对而象之”,是对事物的“观念化”的把握。但同时这种“对立之象”的二元思维又预设了科学的温床,而“对而象之”的观念又催生了民主意识的萌发。马克思所研究的全面异化的资本时代更是盲视抽空了物性,表象思维已疾在骨髓,司命所属,从而造成“主体颠倒为客体”的怪诞世界。而我们当下已深陷或即将堕入物化的怪诞世界,此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抽身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本根上汲取力量和智慧。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形上哲学上认为“物”是一种“聚集”，如桥一样既是建筑，同时也是“聚集”，“物”是一种诗性的存在；主体“人”是“此在”或“亲在”，“此在”是“物”的“看护者”而非主宰。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孔子亦“子钓不纲，弋不射宿”^[14]，这种“天人合一”、“人与物的亲和关系”构筑了中国哲学基点。在政治理念内核上则是“反科学的制度美学论”，老庄认为：“有机者必有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5]中国人没有强烈的二元对待思维，从而失却了“科学”的精神，中国人“礼”的严整集体规训，从而又缺失了“民主”的意识。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看：中国人在元话语上“子不语：怪、力、乱、神”^[14]，以“仁”“爱人”、以“礼”尚“往来”实现世俗人伦交往合理合法性，“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6]执两而用中。在思维方式上摭工具任价值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思维定势。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中国人这种围城似的“皆反求诸己”势必造成盲视和个体的困与乏，但同时换取了整体的和谐和诗意；西方人善于用对话来实现人际交往的合法性，撩开了遮蔽，但话语易堕入“语言的牢笼”。

通过中西比较格义，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于“物”是亲和而诗意的，但亲和与诗意却有围城的座架；而西方则是分裂而对待的，但西人“物性”分裂和对待中同时又蕴蓄科学和民主，两种文化各有良莠。面对当下“物性”阉割泛滥，中国传统的“物性”的“良”本应凸显而到场，而当我们真正想抽身于传统之时，文化的“根”又被切断！五四新文化骁将们带着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呐喊而奔走相告，他们恪守着盗火者的信仰却用摩罗的精神重估一切价值，他们高扬中华向来匮乏的两个基点——科学和民主，文化上反传统的“中庸”，提倡“偏至”论，人格上指归于“喝了狼奶长大的一代”……五四整个启蒙运动对中西方文化的体认是全面而深刻的，当时迫于情势的“偏至”、偏激的行为（比如取消汉字）

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五四”这种现代化转换的休克疗法直接斩断了传统文化的根，而西方的理念嫁接也很难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开花结果，铸就了当下人无根的迷茫，当我们急于尾随西方而又深刻体认了“现代生活”之后，我们才懂得“寻根”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面对当下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的“物性”匮乏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给我们很多源性启示，尤其是人类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为此我们当下应该铆定自己的“规”，彰显自己的文化个性，回归中国物性亲和的基点上，既有内指“反求诸己”的主体忧患和良知，又有外寻“对话”敞开的洒脱。而不是一味地潜隐于以己之短比别人之长。在社会的构建上应该用我们传统的物性亲和的元哲学筹划资本的运作，还时间的流动性，空间的深度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肩住物化的阀门，建立一个真正和谐、诗性的社会。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徐崇温.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1)：3—12.
- [5] 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38.
- [6]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何兆武等译. 商务印书馆，1982：263.
- [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1.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 史蒂文·贝斯特. 现实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现实[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2.
- [11]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9—30.
- [12] 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24.
- [13] 孟子·尽心上[M].
- [14] 论语·述而[M].
- [15] 庄子·内篇[M].
- [16] 史记·礼书第一[M].

责任编辑 刘荣军

Searching Classics: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and the Transcendent Enlightenment

YIN Xue-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arx's modernity is a confirmed and non-established history poetic existence among fragment modern life landscape. Marx gave a deep sign diagnose to the new state of affairs experienced by human being. He discovered that "capital operation" was the latent worry about comprehensive dissimi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objects, and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 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fered us quite a few original enlightenments in dealing interpersonal and human-object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Marx; modernity; capital operation; physical property